

一百隻在露 天廣場的哆啦A 夢,帶給不同年齡的人, 是不一樣的感受。但喜愛卻是共同 的情感。回憶、當下、未來的夢想,都能夠 從藍胖子喜怒哀樂的表情中找到答案。就是因為此種悲喜與 共的緣故,這個來自日本的「卡通大使」,一直都深受國人 的歡迎,帶來無盡的追夢真情。

「阿蒙」,兒時回憶好甜美

今次展覽的哆啦A夢,一共有一百隻,且每一個都手持道具、 表情各不相同。展覽共分室外和室內兩個部分。室內除了銷售相 關的紀念商品之外,有專門的哆啦A夢道具展覽,紀念品出售 並製作了大型的時光機模型。並且,也有野比大雄通過時光機見 到祖母的場景形塑。而室外部分則全部以哆啦A夢的形象為襯 托,場面之壯觀,讓不少遊客尤其是少年兒童頗為喜愛。靜香與 大雄的結婚玩偶,也在廣場之中矗立。

哆啦A夢究竟代表什麼?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答案。不過, 這其中較為有代表性的,是八十後和五十後、六十後的看法。不 少八十後對記者表示,哆啦A夢最初進入中國內地的時候,其動 畫片的名稱叫作《機器貓》,而片中被稱作「阿蒙」;那時的野 比大雄,則稱為「康夫」。而這些角色名稱,今日不少人其實是 不知道的。

「阿蒙」、「康夫」,這些稱謂代表了八十後的歲月。一位遊 客告訴記者,那時從幼兒園回到家中,便會打開電視機收看《機 器貓》,等待母親做好晚餐。有些人則說,那時家中的電視機原 本只能接受免費無線頻道,而《機器貓》是在需要交費的有線頻 道播出的,因此為了能夠看到「阿蒙」,便天天和爸爸媽媽軟磨 硬泡,終於為家中裝上了有線電視訊號。

八十後的記憶中,「阿蒙」帶來的是 兒時甜美的回憶:無憂無慮,三代甚 至四代同堂;每當生活中遇到困難, 總是希望能夠像哆啦A夢一樣,從口 袋裡拿出一個法寶去解決。如今, 不少八十後們多已組建了家庭, 有的也已經有了孩子。「阿蒙」 帶來的夢想還在嗎?一位八十後參 觀者説,哆啦A夢有一個法寶----任 意門,只要打開,就可以去全世界 任何地方。他希望自己手中的中 國護照能享受愈來愈多的免簽待 遇,因此兒時的夢想依舊美好。有 夢最美,希望相隨。

「小叮噹」,原來不止我很慘

■大雄與哆啦A夢道別

與八十後一樣,五十後、六十後對哆啦A夢也 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,原本 讀幼稚園的八十後開始邁入小學、中學。課業的 負擔、升學的壓力終結了原本無憂無慮的童年生 活。而五十、六十後那時作為家長,總是要 督促這些八十後們放學回家完成功課、複習 預習、參加課外輔導,簡直就是將《哆啦 A夢》的情節演繹了一次又一次。

一位抱着小孫子來看哆啦A夢展覽的 女士告訴記者,自己的兒子讀中學時, 特別喜歡看哆啦A夢。她記得,那時為 了督促兒子學習,已經不怎麼讓孩子再看電 哆啦A夢與道具樂團 視了,尤其是動漫。她天天「搜查」孩子的書包,經 常能夠找到一些漫畫書,例如《叮噹貓》。《叮噹貓》 是《哆啦A夢》在90年代中後期的紙本漫畫名稱,哆啦 A夢在漫畫中暱稱為「小叮噹」;而他的妹妹多啦美則被 稱為「小叮鈴」。專注學習、不能看電視的時代,漫畫書成 為了八十後的最愛,為了藏好漫畫不被發現,他們要想出比

《叮噹貓》中更多的方法和父母、老師「鬥智鬥勇」。 一位八十後參觀者説,在「叮噹貓」的時代,雖然自己已經慢 慢長大,但是對藍胖子的喜愛一點點也沒減少。每當看到大雄為 了藏好零分的考卷而苦惱、為明天要交的功課而緊張、為自己被 「技安」 (胖虎) 欺負而傷心、為買不起「阿福」 (小夫) 擁有 的高檔玩具而無奈,都會不由得將這種情感投射到自己的身上。

他也很希望自己能夠擁有「背書麵包」這樣的道具,以面 對各式各樣的升學、語言、職業資格考試——只要將背誦 的內容寫在麵包下,然後吃下去,就可以牢牢記住。這種 共鳴感其實一直延續到現在。

八十後的印象中,學生時代的「悲慘」生活中,倒楣的並 不僅僅是自己——原來不止我很慘,還包括大雄。但那時的 《叮噹貓》漫畫,讓他們很羨慕大雄——畢竟有一隻來自 未來世界的貓在幫助他。

哆啦A夢:呼應内心的感動

■參觀者戴着竹蜻蜓與哆啦A夢合影

相伴一代又一代,哆啦A夢帶來的不僅僅是歡笑、留影、回憶 難以想像,如果沒有哆啦A夢,九十後、零零後的生活,將怎樣用 「快樂」去定義。哆啦A夢的最大意義在於,在這個世界上有了一個 和我們一樣喜怒哀樂的「他」,能夠分享樂趣、承受苦惱。這隻未 來世界的「貓」,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在未來的夢想。動漫中,無論 年齡大小,人人有煩惱,人人有弱點,但哆啦A夢總是能幫助解決, 或許這就是她頗受歡迎的原因。

如今的哆啦A夢已經成為了一個可以帶動文創繁榮的符號。各種 以哆啦A夢為主題的公仔、生活用具、工藝品都出現了。從文創到營 商運作,其實僅僅一步之遙。速食店會以哆啦A夢進行促銷;食品加 工廠會製作哆啦A夢最喜歡吃的銅鑼燒來銷售。哆啦A夢也是日本官 方任命的首位「動畫大使」,更是東京申奧的特殊形象大使。而從 東京、到首爾、到香港,到巴黎、甚至到紐約,描繪哆啦A夢的那首 家喻戶曉的主題歌,已經成為老少皆宜的手機鈴聲

東京大學的刈間文俊教授不久前在香港說,日本的動漫根植於戰 後的反思主義,作品很生活化,呼應人的內心需要,不迴避社會現 實的種種問題,而動漫所揭示的社會弊病又是各國所共同面對的 故而,日本動漫頗受各國民衆的歡迎

文創繁榮根植内心呼應,故而得到受衆的喜愛。雖然野比大雄家 境並不富裕,功課也差;哆啦A夢更是一隻「次品」機器貓,但他們 一次次給各國的觀衆帶來生活化而又動人的故事。任何社會中,成 功的精英是少數,大眾的生活與喜好才是一個時代的文化和情感主

> 線。少年野比大雄的夢想、學 生時代忙於學業的苦惱、父母 為生計而發愁,這些片中情 節,造就了哆啦A夢的可貴 新年,生活在繼續,美夢在繼 續,所以可愛的哆啦A夢也將 繼續相伴左右。



■哆啦A夢口袋中的道具引 來眾多人士駐足拍攝

港設計師 推出聖誕魔幻時裝藝術畫

香港資深時裝設計師何一梅基 於對時裝設計以及藝術的熱愛與 執着,將兩者融於一體,配合聖 挺氣氛,創作出別具一格的時裝 藝術畫,即日起至2月展於薄扶林 道的168Gallery。服裝設計師出 身的何一梅說雖然也擅於傳統油 畫創作,但作為服裝設計師,她 強調要用最有個人特色的方法來 創作和表達藝術,她說:「我所 有的畫重點都是服裝。服裝中我 時裝藝術畫《魔幻聖 又更喜歡女孩的衣服。雖然男孩 子的衣服我也做 Design, 但我沒

有那麼喜歡。因為只有女孩的衣服我才能穿上 身。」因此,何一梅時裝藝術畫中的主角都是像 花杂般的女孩,她們雖無五官,卻能從衣着看出 性格:有的嬌憨、有的嫵媚、有的典雅。「我很 喜歡花,在我看來每一種花都漂亮且有靈氣;女 孩就像是綻放的花朵,生機勃勃。」出於對花的 喜愛,何一梅設計了一系列用花朶製成的小禮 服,她為其命名為《上帝的花園》。在該系列 中,何一梅採用了各種各樣的花朶結合它們的枝



■哆啦A夢與「趕走客人的狗」

葉和蕾絲來做設計,有華麗又柔情 的玫瑰、冰清玉潔的白玉蘭還有動 感十足的野茉莉。

何一梅的創意來源頗廣,她會從 流行文學、歌劇、電影、音樂、甚 至是香味中源源不斷地提取靈感, 為女孩子設計新裝,再搭配以背 景,最後形成一幅幅精巧別致的時 裝藝術畫。何一梅分享創作過程時 說:「有一次我看到百老匯歌劇中 一名女子站在窗台前落寞的身影, 我覺得她好美,由此我專門創作了 -幅畫;《 魔幻聖誕 》系列中的

「炫麗彩仙子」是我看到大師設計的馴鹿造型後 買下版權通過剪裁設計的,作品中女孩所穿服裝 均由該馴鹿身上的紋路堆砌而成。」何一梅畫中 的女孩子同時也是何一梅故事中的主角,她的畫 全是一組組的,而不會一張張單獨存在,因為每 個系列背後必然有一個趣致的小故事。何一梅表 示,未來她希望通過與本土青年設計師、作家、 動漫製作人合作將她故事中的人物活化的同時進 一步激發發本土創意工業。 文、攝:趙僖

金鐵霖教授春風化雨50載, 一眾學生香港送「佳音」

日前,為慶祝金鐵 金鐵霖先 霖教授從教50周年, 中華民族音樂發展基 金會於日前在香港會 展中心大會堂舉辦 《唱響世界・我的中 國夢》音樂會,金教 授的一衆學生以歌聲 感謝恩師多年教導。 金鐵霖先生從教五十

年,在中國民族聲樂這個金礦中如同一個默默的淘金礦 工,半世紀來含辛茹苦,發掘和培養上千名中國民族聲樂 人才,金氏唱法培養的學生成為幾十年來中國民族聲樂發 展的中堅力量: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、宋祖英、閻維文等

人,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和 他們的歌聲讓中國民族聲樂這座 寶藏更加光芒四射金碧輝煌

是次音樂會雲集了金鐵霖教授 不同時代教授的學生,他們從祖 國各地趕到香港,其中包括著名 聲樂藝術家宋祖英、張也、戴玉 強、呂繼宏、祖海等人。這些活



躍在中國歌唱樂壇的領軍人物聲情並茂的演出充分展示了 金氏民族聲樂教學體系的科學性、民族性、藝術性和時代 性,代表了金教授半個世紀以來輝煌的教學成果。音樂會 共分為「金」、「聲」、「玉」、「振」四個篇章,囊括 三十餘首時代曲、歌劇選段以及民族民謠。

應着力發展民族聲樂

音樂會前的專訪中,記者問及金教授如何看待現下不少 職業歌手為博知名度而參加眞人秀歌唱比賽這一現象時, 金教授表示高水平的職業歌手應該參加能正確地展示水平 和能力的比賽,而那些評價標準並非科學準確的比賽反而 會為歌手前途帶來頁面影響。金教授說:「一個歌手你今 天在這個比賽中是第一名的,下一次比賽你連決賽都沒進 去,你這怎麼說啊?誰對呀?」2014來臨之際,作為

全國政協委員的金教授強調未來我們應該着 力發展我們的民族特色,讓中國聲樂走向世 界,使中國人或者說世界各國人民能夠唱好 中國民族聲樂。他還說:「我們的男中、 高、低音,花腔女高音,包括流行的演唱方 式都可以運用起來體現我們中國民族聲樂的 特點,這對我們中國民族聲樂的發展是大有 好處的。」 採訪:趙僖

